

# 賽珍珠自傳(十二)

## 我的多元世界

### 皇城徜徉舊夢重溫

北伐統一兩年後(一九三〇)我去北平小住，情勢十分明顯，除非甘心情願一生陷於紛亂，否則我勢必變動居住的國度和交往的世界。而且對於局勢日益危殆，我既無法防範也無能為力。我深深熱愛中華美地，我把中國人當做自家人。那年春天在北平為去留問題我再三尋思。蒙古吹來的大風沙覆遍整個城區，乾冷的風刮個不停。每天上午我去北海國立中央圖書館做有關水滸傳的研究功課，下午到城內名勝地方四處遊覽，複習我的歷史知識。在北平對是否留華做一抉擇是非常恰當的地方，因為全中國沒有其他地方比北平更華美，更具代表性了。我體認大街寬廣、高貴，是多禮的百姓而設計的，保存良好的故宮建築與城外的帝王陵墓華麗得像巨大的紀功殿堂，可惜有些紀功殿堂淪為廢墟。記得有一天我到紫禁城內去參觀故宮，眼見西太后最喜歡住的寢宮沒落的景象不禁黯然神傷。故宮有禁衛看守，由於它是國家的寶藏，整個宮殿建築都派有軍隊守護。這一天我在皇城禁區徜徉良久，有些散兵好

奇地朝我注視，終於其中的一位在一座宮殿拐角處招手要我跟他走。我想他或許要帶我看某些我沒有見過的東西，我就跟上去，來到他站立的處所，那個士兵揚起兩手從一排矮矮的屋頂上抽下一塊非常精美的瓷磚。那是故宮專用品，燒成皇家的黃色，上面而且嵌着龍紋。

他以官話告訴我：「一塊銀元。」我搖搖頭，一面盤算着要不要責備他或者悶聲不響地悄然離開。我默然離開。要是訓斥他一頓又有何用？他不能單靠理想的愛國主義養家活口，也就不能指望他善盡警衛的職責。老百姓和士兵無法改善生活，是後來失去民心淪入竹幕的主要原因。

那年春天在北平我深深有危急存亡之感。當時日本勢力威脅華北與華中每一個港口，我對中國的孺慕之思也最深刻。我走訪許多熟朋友重溫在一起暢談的快慰時光，也拜訪一些知名而以前未曾謀面的人士。在拉鐵摩爾家中一次午餐飯局中我得悉一些實情。他剛剛從東北和內蒙古壯遊歸來，當然清楚日本人壓迫人民的第一手資料。拉鐵摩爾夫婦帶着小兒子住在一座精美的中式四合院。午餐席上有許多蒙古朋友，吃了許多

蒙古烤肉。客人席地而坐，利用一張低矮的桌子就食。主人和蒙古朋友都帶着強烈的羊肉和凝脂的氣味。儘管我欣賞蒙古人的高大個子，縱聲大笑的開朗個性和現成急智，可是我記得我對於那種腥羶味有點不敢領教。

拉鐵摩爾說一口流利的蒙古話，不時用英語翻譯給我聽，我也頻頻以英語加入談話，因為蒙古朋友不通官話所以我的中國話就派不上用場。直到如今我仍對蒙古人很感興趣。他們是勇敢而且英俊的人兒，後來由於我結識了呼圖克圖活佛建立友誼更使我瞭解他們的習性。

拉鐵摩爾幾年前把呼圖克圖活佛從逼近的共軍魔掌拯救出險。這位活佛是西藏宗教領袖的高僧。由於意志堅定，精神力量充沛。這位活佛抗拒了共軍的指使因而被捕下獄。受到民眾的全心擁戴，共軍只好把他釋放，不過威脅說倘再事反抗就格殺勿論。後來獲得拉鐵摩爾的協助，呼圖克圖才帶着兩名蒙古王公和家人逃到美國。三位蒙古領袖在美國的生活雖然自由，却並非始終愉快。美國人的傲慢心理偶爾觸發他們不大自然。不過他們以其特有的慈祥心不予計較，而且對於長期

賽珍珠著  
郭功偉摘譯

寄人籬下感到謝忱。

我在北平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是我住在中國著名平劇演員梅蘭芳家裡的時候。他跟我談論許多事物。他擅長以男性扮演旦角。他拉着胡琴示範唱腔給我聽，又把他的蒐集的許多寶貴中國樂器展示給我。他擁有全北平最有名氣的廚子，為我們調製蒙古式甜食以及可口而講究的中式點心。梅蘭芳也和我們一樣大快朵頤的進食以及身材顯得有些發胖，這和他扮演的瘦弱青衣角色的形像是不大配合的。

對日抗戰期間，我聽說梅蘭芳躲到上海，開始蓄留鬍子藉示拒不唱戲的決心。因為長了鬍子是絕對無法扮演旦角的了。這樣他巧妙地拒絕為征服者獻藝。抗戰勝利他重返北平，又住進巨大的宅邸中，並且刮掉鬍子恢復唱戲，重新以他動人的戲子形像娛樂廣大的聽眾。

### 紅流泛濫心慟欲絕

每當我想到北平，我不禁心慟欲絕，因為中國人的心靈集中在那裡，無怪乎那麼多洋人跑去觀光北平，許多人喜歡留在那邊長住。後來紅流氾濫全國，這些外國人被全部趕走。

我在北平居停的短暫時間感到快活的並非可以享受和多國籍外國人相處的大都市生活，雖然他們待我很友善，而是對自己單獨上街徜徉感到愜意。我喜歡獨自在街頭漫步，去皇城看故宮，逛公園。有時策馬到城郊趨上光禿禿的小山頭遠眺頤和園，我發現偌大夏宮顯已荒蕪、空無人迹。我也高興北平人以純粹北京官話交談，在路旁

諦視他們你來我往，謙恭的談話極為有趣。我認為他們是世上最有自尊心的人。

寫到這裡我憶起那年一件往事。是年春季一小夥外人組成的戲劇團體準備為講英語的社團上演一齣戲。戲目是「倫敦波波的拜府」，別的角色我都忘記了，只記得扮演女主角，詩人伊莉沙白·拜萊特的那位瀟灑善感的演員。據說她是一位教士，看來羞怯的處女，年紀不輕，也不算老。到底是誰，大家都講不出來。她有一對黑眸子，眼神顯出抑悵多愁，小小臉龐呈淡青色，一頭厚實的烏髮，走起路來輕飄飄的。

她在舞臺上變成伊莉沙白的化身，她熱愛詩人白朗寧。我們看出來，她的表演非常逼真，她發散出奔放的熱情，如此真實，如此敏感富有詩意使我認為這位教士小婦人比職業演員的演技還要高明。可是聽說後來她演出另一個劇本，成績就大為遜色。我想大約與「波波街拜府」那個劇情，那個角色正好符合當時她的生活際遇有關。多年以後我把這段感受寫成一則短篇小說。

我並未倉促間決定離華，實際上醞釀了兩年才走得成。我夫婦一九三二年適值輪休因而得以回美國一年。我利用那段時間仔細思量將來如何演變。

我已經記不清歸程的細節，不過確曾由北平回到南京的家，整理一番等待我的休假到來。我和所有中國朋友珍重道別，也和忠誠的僕役話別。我頗有自律能力，不像年輕時那麼心軟，何況我預期和闊別三年的長女就要見面而心情愉快。也為了她促使我決心回美國長住。

### 不同世界等待著我

我甚至記不得橫越太平洋的海上旅程，最貼心的倒是一只皮箱，其中有我完成的「水滸傳」英文譯稿，以及從一本最佳中文版本用照相翻印的幾百張木刻插圖。當時我還不懂得出書附印插圖有多困難與昂貴。只希望利用所有的插圖好讓英文譯本儘可能接近最好的中文版本。在變換運輸工具途間有兩三次幾乎失去那隻皮箱的下落，每次要等到找到它才安然上路。

有人告訴我這次返回美國休假我會發現一個和我以前熟知的迥然不同世界等待著我，但是我並無這樣的感覺，只因我無法預知前途如何演變。我到達加拿大蒙特婁火車站時，我的美國出版家開了輛車來迎接，有長串問題有待決定，不久我知道原來以為輕鬆休閒的一年決沒有自由自在的日子好過。「大地」成爲一本暢銷的名著，作者享受的種種由此而引申的標準化禮遇。在此我也不願一一複述。不計其數的宴會，鷄尾酒會，邀約會見人們或對聽眾演講，為樣樣事發表意見，這些活動本身都很有趣，可是我所追尋的往往無法找得到。我第一件想做的是瞭解美國百姓，因為辦不到這一點我就無法在美國生根長住。第二，我希望結識一夥自己這一行業中意氣相投的友人。

### 文化多變動的國家

人成長後變換生活環境本來就有萬鈞壓力，而且可能產生令人畏懼的經驗。自離華返美以來

我確已成就這種轉換的經歷。我對所有移民美國的外邦人至為欽佩，同時我也在隱隱地瞭解他們。儘管遭遇革命和政府五日京兆的磨折，中國人仍然從古老而定型的社會蛻變為活絡的新社會。美國更是一個經常變動的國家，幾十年來甚至展望前程或許以世紀計算總是一個要變換世界或時代的地方。何況，當時不瞭解，後來我才確實懂得，美國文化具有隨時變化的本質，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震撼，在科技發明與發現迅速加壓下從一個拓荒社會躍進為工業化國家。一次大戰對美國產生的效應迄未徹底評鑑，物質上和心理上均屬如此。美國人不僅為本身生活規範時常變動，且為承受兩次大戰的後果而演變。

我面對這些變局並未好好準備，我父母親是一八八〇年離開祖國的，多少年後我才出世。我們爾後一直未曾有機會長住美國了解其發展。母親也曾深思熟讀寄到手的美國報紙與雜誌，關心大批湧到美國的移民，以及這些人如何影響到國民生活型態。她能告訴我的僅以傳播媒體所談論的為限。我讀大學期間從未有「家」可歸，以至我從未成為美國實體之一份子。孤寂感使我深深體會中國留美學生有時在美國大學離羣索居四年乃至七年，而對美國國家與人民的結構一無所知。我也見過不了解居留國或受教育國可能造成的災難。我相信，大多數居留在中國的白人是離羣索居的，不懂中國話，對中國文化或習俗一無所知。我不希望自己變成這樣一個在美國的本國人。可是不久我發覺以放逐者身分定居美國很容易生活。在偌大國度不難挑選所中意的地方做爲

家鄉，然後按自己興趣所在打發日子。我不願意這樣，我願意做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

當我頭一年主要在紐約週旋於文學圈和社交界時，我最大的興趣在於會晤並接觸到各界人士。不久我發現美國並無類乎歐洲人甚至中國人所謂的文學界人士。美國當然沒有類似由睿智年輕文學革命學者胡適一夥人形成的團體。我最先結識的是武爾考特，他致力折衷而非創新，批評而非創作。他單請我到他用膳，我獲得的建議最好是離開，從他的觀點看來有點劃地稱王的味道。他住在一座漂亮的紐約公寓中，我非常羨慕他的書房，真想獨自在其中消磨一晚。可是我沒有勇氣提出這個不情之請。記得那次我枯坐兩、三小時聽他滔滔不絕月且當代的美國文壇，我獲得的印象是他無異於批評家的龍頭。

### 常借私酒相互澆愁

那是有趣而且愉快的經歷，當我與辭時我認識他多過他認識我。於是一個接一個我結識了許多作家與批評家。不久我發現美國作家每每隱居遠離任何中心兀自潛心工作，而不大結社與交往。他們集會時顯得審慎、樸素，而且不露聲色，不願意對熟悉的人恣意談論。他們很少坦白交談，我常常沉思何以會這樣。那不會出於忌妒，因為他們當中够多稱為偉大而不至如此惡行。或許出乎美國社會流動性大使得他們感到不安全，而作家的生計依賴於讀者大眾時常變動的口味，因此知識分子總是心懷恐懼摻雜着蔑視。更有作家深知他們的才智來自當地社會，而美國是如此廣大而

富饒，他們都有發揮才能的餘地。可是我發覺富於創意的人們無法交流和自由討論時，不免悵然若失。頭腦須互相激盪，不能靠俏皮話來代替認真的交通。

至於第二、三流的作家來來往往十分頻繁。當時是美國禁酒時代，常常借私酒來互相澆愁。是我應邀去一秘密酒店作客，頭一回碰見一位爛醉如泥的飲者。中國人喝的是暖酒，而且與茶餅一起下肚，所以在中國我從未遇見醉漢。在日本時週末常常看見從鎮上喝醉的農民走回鄉下，他們心情激昂却未醉得半死。小時在鎮江見過許多外國水兵喝得醉醺醺的，但也不是像死人。那一夜我看見紐約私營酒店一位酒客突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一動不動時，我以為他死掉了。我嚇得大叫，然而別人却無動於衷。

邀我作客的莫萊爲我的反應而笑得不可開交。他告訴我這種情形多得是。後來我再也不敢照顧這種地方。如果有位同事失去神志而大家漠不關心，我是難以自處的。這或與幼年我受過孔老師的教誨有關。孔老師以儒家精神灌輸我，一位君子從不失態，不論是發脾氣或喝醉了酒。

可是我也知道唐代大詩人李白曾是個酒鬼。我常常去南京城外一處紀念李白的廟宇遊。廟祝講李白的故事給我聽。從廟宇後面一條小道通到揚子江邊的燕子磯。從石塊的顛頂下望可以看見滾滾長江。據說就在底下，有一夜李白和友人在舟中舉杯暢飲，他伸手撈取江面的月影以至翻身落水致死。

玄宗一位御史向皇帝諫言，「我朝有一位詩

仙，巨不敢向朝廷引見，只因他有難以改正的惡行。他嗜飲，有時逾量。但他的詩飄逸無倫。願陛下聖裁。」說完御史把李白的詩稿呈上。玄宗閣畢立刻命令，「詔見李白！」以後不論文思清激與否，李白成爲皇家的御用文臣，其後李白從不缺乏與他飲酒和詩的文友。那真算得是歡樂的歲月。

### 不記得那些乞丐了

我回美休假的一九三二年趕上經濟「大蕭條」，可是我並不知情。批評我的人在小欄中大聲疾呼：「難道你沒有見到紐約街頭賣蘋果的？你不記得那些乞丐？」實際上我熟知的社會，乞丐是被接納的一夥人，靠其他行善事積陰德者的施捨而活命，因之我根本沒有留意到紐約街頭的乞丐，只驚訝他們非常之少。要是在中國或印度的富裕大城，乞丐會多得多。何況從小我慣見在街上推車賣水果的小販，以致那年少數紐約街頭賣蘋果的，我根本毫無印象。

使我真正瞭解大蕭條是新上任的羅斯福總統（FDR）有一天下令關閉所有銀行以便重組全國的金融界，後來我才真正見到嚇破膽的焦灼民衆。而且銀行對我而言真不重要，在我經歷的經濟結構中根本不會體認它們的存在。

記得那是個晴朗的早晨，紐約能够呼吸到來自外海的清淨空氣。我與冲沖起身準備應付了幾樁有與致的約會。早餐後我信步沿馬路漫遊，不久發現一長串人羣擠在一座關門的大建築面前。我奇怪他們爲何集聚在此處，何以個個悶不作聲而且滿面愁容？像在中國一樣，我混進人羣，不

久我才知道他們生怕自己汗血積蓄的銀行存款可能完全泡湯，他們都是勞動大衆，從衣着和雙手就可以看得出來。我這才體會，他們的安全並非基於家庭和社會關係而是冷冰冰的銀行。銀行却可以享他們以閉門羹，使他們的積蓄化爲烏有。後來美國有了信用保險的金融制度，才如釋重負使類似悲劇不再重演。

### 從衣縫裡看人親嘴

想起人羣，我就憶起在紐約豪華電影院觀賞影片的經驗。國民革命成功後的南京城我很少有影片可看，看到的多半是卓別林或羅克的笑劇。我是坐在硬板枋在簾篷裡看電影的。四鄰都是中國觀衆，聽他們不斷評論銀幕的表演也算一種享受。他們縱聲大笑，老太太用袖手蒙起眼睛從衣縫裡看洋人親嘴。原來洋人是這樣不規矩的。觀衆們深以作爲優等人種而自滿。

我對美國劇場的不滿，並非來自舞臺上的表演而是來自我聞到的氣味。我在中國住得太久，習慣於他們的飲食。我偏愛中餐，連帶也不中意西餐。像中國人一樣，老厭惡牛奶、黃油和肉類。因此當我在戲院中和本國人在一起時，我深深覺得膾炙難受，並非什麼臭氣而是一種外邦人似的討厭氣味，那是由牛奶、黃油、牛肉混雜而成的氣味。尤其當室內加溫以後我真的受不了，雖然亟欲知道影片故事的結局我仍然不得不半途離去。

直到吃了一年左右的美國食物我才能忍受和本國人共度一個晚上，那是因爲我的氣味被他們同化了。甚至到現在我還是不喝牛奶的。

### 在畫展中忍受鞭笞

我應邀參加多次賀宴，也接受很多過譽和推崇，可是我多已忘到腦後了，只記得第一次去紐約參觀黑人畫展。我帶着好奇心去觀賞，我見到的使我狼狽不堪。畫面表現的多屬想像不到的恐怖。我看到悲愴的黑臉，樹枝懸吊着的死屍，還有燒成焦炭的家園廢墟和悲慘的兒童。我看見狹隘的貧民街，過邊無助的苦人兒，和無知而有耐心的面孔。歡迎我的人羣則有受過教育的黑人男女感性而睿智的面孔。我要求他們解釋這些畫面。他們說畫上是追述過去的經歷。我聽到過美國對待這些公民曾經有過偏見並施以分離教育。我也聽過他們遭受私刑的拷打。

我從這次畫展忍受無法復原的鞭笞。在我心目中，美國一向有如天堂家邦，人們和陸相處，自由而且清白。我在別國見過白人虐待黑人，但那些白人並非美國人。從小我就認定美國人不會只因膚色黝黑而忍受虐待。種族偏見帶來的危險與掙掙我見得太多了。我從小不就因爲是白人，受到驚恐麼？黑人對我解釋時，我又鉤起蓄意忘懷的往事。只因我的白膚色，他們是黃色，而被人叫做「洋鬼子」。我更記得只因我是洋人在革命戰亂中竟失去所有的身外之物，幸而逃出一命。我這才憶起在世界上白人是少數，大多數人是有色人種。

我眼見自己國人互相攻訐頓時爲之心碎。那天我面對那些可憎的油畫，思潮洶湧。我必須一吐爲快否則就要大哭一場。我實際上對在場的羣

衆，黑、白人都有，吐出我的肺腑之言。我試圖說服他們，除非美國人達成天賦的使命，除非實踐建國時揭櫫的人人生來平等的原則，否則我們就要承受別的白人在世界別處所犯的罪愆，亞洲加諸其他白人的懲罰我們也要分享一份。我們可以證明美國人與其他白人並非一丘之貉，我們必須此時此地以行動表現給同胞，給非白人的同胞看我們和他是家人，所有美國人都是大國的公民，大家庭中的成員。

我那天說了類似的一番話，想讓在場的人知道，如果在國內只因膚色就區分同胞，不只所有亞洲人就不會相信我們，而且我們也就背棄自己做爲自由人的崇高理想。講完之後我立即離去，自己獨處了幾天。在充分弄清楚這件事的重要意義以前我不願見任何人也不跟人談話。其後我盡量閱讀有關這一問題的書刊，我結識很多黑人，男的女的。我痛下決心，如我回國長住，我會最先考慮這個問題。正因為對這問題的幻滅感才促成我那一年匆匆返回中國。於是提早返美定居的念頭也就被我擱延下來。

### 欣見老輩作家簽名

離開以前我遭遇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我去紐約文鎮耶魯大學參加應屆生畢業典禮同時接受榮譽學位。我因而見到耶大校長菲爾普斯博士。是個暖和的六月天，下到火車月臺上才發現同車來的是參加子女們大學畢業典禮的愉快雙親們。人們衣冠楚楚，急着會晤愛兒。連一個提我沉重箱子的僕歐也不見影子。我情商一位大黑人，他說忙

不過來回絕了我。我拎起衣箱顛巍舉步時，菲爾普斯校長剛好走來大聲而愉快的招呼我。大黑人見到立刻丟下手中的衣箱從我手中接了我的行李抱歉的說，「夫人，您怎不早說是來看校長的？校長的貴客我總要優先服務的。」

我勝利地離開，菲爾普斯博士挽着手臂擁我前行，我們坐上他的轎車，大黑人等在一旁舉帽爲禮目送我們。轎車在街上疾駛，菲爾普斯談鋒甚健，汽車橫衝直撞終於停在紅磚的官邸門口。非太太等候在室內，堆砌清涼而甜美的待客面容。我住在樓上一間寬大的迎賓臥房，記得大床非常之高，要借助一張矮凳子才能上床休息。

在那種溫暖之家裡可以早早就寢呢！樓下大客廳兼做書房，我整個晚上爲豐富的藏書而樂不思睡。我首次見到最鍾愛的英國老一輩作家的簽名，包括狄更斯、羅伯、布朗寧、查克萊、拜倫爵士還有詩人衣利諾。菲爾普斯歷數爲雅賊偷走的書，許多價值連城，其中不乏原以爲是誠實的人。後來他在近門口擺一張大方桌，上面放滿了書方便順手牽羊的人，只不過都是贈送他——希望他寫書評的新書。

菲爾普斯是最慷慨的書評家，他懂得作家的心腸，也清楚不會寫小說的人摧毀一本創作是多麼輕易。作家通常拙於寫書評，反之亦然。菲爾普斯其實遠比他的外貌爲精明。他有本事把一本書的真實價值娓娓道出，如果他中意，他根本不屑一顧寫書評，他的興趣廣泛，在他家作客受益匪淺。幾年後他遷歸道山使我損失一位最真摯愛的美國友人。

那年最後的一件遭遇是中國留學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邀請我餐敘。斯際我已耳聞幾位留美國青年知識分子對我「大地」一書獲得讚譽頗感不快。他們指責我第一本成功寫作的主角竟是中国農夫，而非像他們那種讀書種子，我在美國休假那年其中之一叫江亢虎的曾有公開函在紐約時報以「讀者投書」名義刊出。他譏諷我爲中國普通農夫畫的典型油畫，自以爲忠於本身的觀點，「却爲中國畫了半白，半黑面貌，而且官帽的頂子也不見踪影！他認爲中式傳統的「影畫」，從唐宋年間流傳後世的，一向以筆墨繪在絲綢或宣紙上是從來不用油畫的。被繪的人必須是正面，露出兩個耳朵，身着官服，而且不能遺漏代表官階的帽頂寶石，以寶石顏色區別階級。

我應紐約時報編者之請針對江亢虎的投書寫了回信，於一九三三年元月十五日見報。其要點如下：「我曉得江教授之流希望由少數知識分子做爲中國民衆的代表。我不得不問，如果一國大多數的人不能代表那個國家，那麼誰能呢？」

### 第六感警告飯難喫

……就我本身而論，我並無使命感，或擔任甚麼工作，我寫作是因我天性如此，而且我只能寫我熟知的。我半生住在中國，除她而外別無所知。我沒有幾位本國友人，其中更乏知己，於是寫我知道的民衆。他們就是我最喜歡生活在一起的中國百姓，普通老百姓，他們不在乎代表官階的帽頂寶石。」

再憶及紐約中國留學生請我吃晚飯那樁樂事。當時我的第六感警告我這頓飯不好吃。我生活在中國多年培養出的第六感告訴我邀宴除了表示禮貌外尚有別的目的。當然要等到最後一位致詞時才露出本意。於是我微笑的等待着。終於一位很帥的年輕人最後致詞，我已忘記他的大名。一番恭維與諂媚之後他透露出請客的精髓在於他們不希望我的英譯本「水滸傳」出版。何以故？那年輕人說，水滸中有一段描寫一個脫逃的僧人饑餓已極時竟然大吃人肉。

那漂亮男士紅着頸子不好意思的說，「西洋人如果談到這裏，會談到中國人是未開化的野蠻民族。」

佳餚下肚以後我很難啓齒拒絕主人們的請求。於是我委婉而堅定提出我的答覆。我請他們記得水滸傳問世已經好幾百年了，比莎士比亞還早。舉例說，如果英國人迫害莎翁戲劇那本「麥克白」，只因內中有個巫婆，那使全世界文學界遭受多大的損失……。

使我深感愛悞的是，此處集合在紐約的一桌青年，和在中國國內熱心而無知地摧毀本國文化的年輕人正是一丘之貉。可惜他們無自知之明，有人告訴他們，也不相信。多年以後我回到美國定居，我也受到同一教訓。據說，一個人所能得到的教誨，僅僅以他能受教的部分為限。

## 如何不穿插同性戀

一九三二那年我是取道歐洲由美國返回中國的。我在英國湖區美妙的景色宜人處所留連了些

日子。那是戰前的英國，我的記憶中似乎蒙上一層好美的薄霧，我當然也留下片斷的即景和經歷。

居停在寧靜的小鎮和古老的村舍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第一次大戰一樣使人難以想像。美國籠罩在一片靜謐中。

其中一天有若鶯立鷄羣使我記憶猶新。英國社會改革家韋伯 (Sidney J. Webb 1859~1947)

邀請我赴其鄉間寓邸午餐，我欣然接受。那時韋伯六十三歲已入晚境。他夫婦倆住在鄉下，雖然小心翼翼寫給我如何認路的指示條，我却總是不上路，而且已經遲到，最後終於讓計程車轉進一條長巷。遠遠我看見一對老夫婦併排坐在巷底的粗實長板凳上。座車駛進，他倆起立向我招手，我即時下車，先跟他們握手。

韋夫人指責的說，「你迷路了吧？」

「是的，」我據實相告，並表示歉意。

「指路條本來寫得很清楚的，」韋夫人仍然不放鬆。

我解釋一向不慣於辨識路徑，他們才無異議接受。

餐室內大家都在等待，兩名侍女，一隻大獵犬，另一位陪客，一位年輕美國紳士。那天能記得的事只此而已。飯後韋夫人提議出外散步，為她先生的健康着想。客隨主便，年輕男客走在前面跟夫人閒談，我陪韋伯在後。他訴苦說一向討厭飯後的散步，我們仍然照女主人的吩咐行事。韋夫人健步如飛不時停下來等候老伴。大約花了一小時又魚貫返回鄉居。我本擬與辭，韋夫人意

猶未盡。她問起我的書說，「我倒要問你，在『大地』中為何沒有穿插同性戀？我確信男人之間確有此事的。」

我甚感意外，只得期期艾艾答說：「我從未想到這一層。」

「呵，你應該想得到，」韋夫人有點責怪的說。

這時我才恢復正常。「夫人，說實在的，我對此事一無所知。如您問我意見，我可以說中國人當中閹同性戀恐怕是世人當中頻次最低的。」

韋夫人不饒人地大聲反擊，「可是，你剛才說過一無所知的。」

「可是，韋夫人，中國家庭早早讓兒子成家。而且你要知道在一個不知軍國主義的地方從來不知同性戀為何物。只有把年輕人集中在營盤的國度裡，性衝動力強大才容易有這種事情。」

我舉出我的解釋理由。她突然立場軟化，也不再伸出指責的食指。韋夫人頹然答說，「也許你說得對。」

我辭別鄉間英國去到倫敦訪古，想去探望狄更斯故居。我從小在鎮江鄉下就喜歡讀他的小說。記得有一天我來到「舊古玩店」門前，一如我想像中的模樣。我佇立觀察良久，不忍離開。後來我在「內閣街」找到查理·藍布故居。

## 寫納粹德國的興亡

從倫敦我去到瑞典，那是各方面比較現代化的國家，猶如具體而微的美國。由於國度小，政治和組織都勝人一籌。我認爲小的國家無論平時



和戰時都會佔很大的便宜。瑞典和瑞士均已證明追求中立和繁榮併存是辦得到的，只要國土不擋着侵略者的進路。反之，唯有在狹小而平均發展的國家，希特勒才能够快速的得勢、強盛。後來每逢美國出現許多不愉快事件使我憶起二次大戰以前的德國時，我常歸咎於美國國土太大，組成成員過於繁複。我仍然相信必需有位超級大獨裁者才能把美國凝塑成爲集權國家。二次大戰剛結束時我心緒頗爲不安，我那時訪問一位眼見德國納粹插曲興亡的德國女知識分子，把她的談話寫成一本書，題名「納粹德國的興亡」。書的最後幾行是這樣的：

「我們之間許久保持緘默。

「我們的書完結了嗎？」最後我這樣問道。

她抬起頭來，我接觸到她那一雙憂鬱的灰黯眼睛。她說：「我要講一個故事，關乎來自美國小鎮的女郎。我很喜歡她。她滿心善良，成爲一名社會工作者，她需要幫助。她坦白率直，我喜歡美國人慣有的這種氣質。他們都很坦白率直，縱然他們不自知這一層。那女郎的男友在德國，那一天日本投降的消息公布時她來找我對我說，『好了，現在戰鬥完了！』她和我們大家一樣快樂又高興，恐怖的戰爭終於告一段落。只隔一會兒她就說，『讓我們儘快忘記一切吧！』」

當時我不以爲然的說，『不行，我們永遠不可忘記一切。我們要長憶勿忘！我們要記取教訓，記得事情如何興起的，以免重蹈覆轍。』

「我想告訴所有美國人，就是這一點。」

## 小說「兒子們」的緣起

我去瑞典度假，至少我在二次大戰前對希特勒的興起，對二次大戰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惡行是夢想不到的，歸程我第一次搭乘民航飛機飛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升空後我竟然無助的暈起機來，證明自己是慣於生活在地面的動物，毫無御風而行的靈感。我在荷蘭也懷舊地徘徊起來，只因母親的先人長住在烏特城。而後經過比利時前往法國。我去到一次大戰美軍陣亡將士的墓園憑吊。看見排列整齊的成千白色十字架又走進紀念堂內牆上密密麻麻刻着勇士們的名字。當時我曾想過，只因牽涉一場歐戰美國就付出偌大代價，要是美國有一天捲入一場在亞洲的戰爭，美國人會有多大的損失呢？我無法不爲心中的兇兆煞費思量。我從畫廊中黑人作品的表現感受了夠多的怨憤。要是中國革命分子心目中燃燒的不平等和殘忍事實化爲行動是多麼不堪設想。因之我當時決定我在買掉回美國定居以前，我願意環遊亞洲各國一次。我要到印度，中南半島和印尼親眼觀察當地民衆的感受和反應，這樣我對各國的種族關係可以有一種世界性的觀點。

我的歐洲之行在義大利告一結束。我在威尼斯稍作停留就又啓程中國，這次搭乘一艘豪華的義大利郵船取道紅海東返。旅遊所見如今已無記憶，只記得多半孤獨的回顧那一年（一九三二）在美國所獲教訓，並且策畫次年我應該如何自處。

我自付，假定我真的只有一年在中國，我應

該如何打發呢？當然我要強調學習和寫作。在漫長的熱天，郵船在平靜的紅海向印度西岸緩緩航行之際，我坐在甲板輪椅上構思一系列作品的故事大綱。每一本可望揭示中國基本生活事項，也許擴大爲亞洲人的生活，要是我能蒐集到較多的資料。不過我從小在中國長大，可以自詡爲中國通，何況中國的一舉一動可能影響亞洲每一國家。於是我決意下一本小說的主角是中國軍閥。我當然很了解他，因爲我在他統治下生活多年，這就是我孕意下一本小說「兒子們」的緣起。

## 胡適壓不住林語堂

郵船沿途停靠孟買，可倫坡時，我曾上岸一遊，但我並未打算暢遊印度，因爲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再來。我這次是回到亞洲，並非單單回到中國。亞洲仍然老態龍鍾，形象古老化，可是從某些方面看來却又生機盎然。

船尚未到上海，我在海上收到一份美國太太的請帖，邀我到她家便餐並和「中國評論」的編者見面。「中國評論」是一份週刊，由一小綽受過西洋教育的中國年輕知識分子所編輯。其中的一位是林語堂。我還未和林氏見過面，不過我在「中國評論」或其他刊物上讀過他的作品，中文和英文都有。他是散文家，喜歡寫幽默小品文。那時他以坦白、無畏的筆觸批評國民政府。朋友們勸他不可捉弄老虎尾巴，他却處之泰然。

我接受晚宴的邀請主要爲了結識林語堂。那天晚上我跟一位外國知識分子的交談中獲致智慧與醜聞交集的薰陶，我像平常一樣只顧傾聽，很

少發表主見，當時也接受林氏請我去他家作客並且會見他的太太。那天唯一另外也應邀的客人是胡適。第二晚宴就更加有趣。我會晤滿腔熱忱而且全然中國太太型的林夫人和他家的小女兒們。晚飯有豐腴的佳餚；我吃得舒服也聆聽兩位中國

學人的高見。林、胡兩位的意見很少能夠溝通，在交談中已昭然若揭。胡適似乎有點壓不住比他小一點的林因而託詞先走。胡走後，林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關乎中國的書。它就是有名的「吾土與吾民」。我離開林家較晚，心中為一本中國人

寫的英文書而大感激動，何況作者又是那麼豪情萬丈的富於大無畏精神。我認為這樣一本書可能產生無法估計的影響力。於是我立即致書紐約戴約翰書店主人，介紹他注意這一位中國作家——林語堂——在當時林在西方國家尚無籍籍名。

# 中外文庫 諸葛亮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之三十九 本書共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為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二〇〇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戴笠史事彙編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嚴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域、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篇篇精彩，感人至深，歡迎購閱。